

冰心

儿童图书奖

获奖作品



飞翔的感觉

谢志强◎著



地震出版社
Seismological Press



飞翔的感觉

谢志强◎著



地震出版社
Seismologica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飞翔的感觉 / 谢志强著. —北京: 地震出版社, 2013. 8

(冰心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)

ISBN 978-7-5028-4313-7

I. ①飞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87. 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25712 号

地震版 XM3086

飞翔的感觉

谢志强 著

责任编辑: 范静泊

责任校对: 孔景宽 凌 樱

出版发行: 地震出版社

北京民族学院南路 9 号

发行部: 68423031 68467993

门市部: 68467991

总编室: 68462709 68721982

E-mail: seis@mailbox.rol.cn.net

http://www.dzpress.com.cn

邮编: 100081

传真: 88421706

传真: 68467991

传真: 68455221

经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

版 (印) 次: 2013 年 8 月第一版 2013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: 710 × 1000 1/16

字数: 223 千字

印张: 15

书号: ISBN 978-7-5028-4313-7/I (5001)

定价: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太阳出来喜洋洋	(1)
出售光环	(4)
婴儿车	(7)
童 谣	(10)
私塾先生	(13)
疯 镇	(16)
塔克拉玛干之夜	(19)
经典一跤	(22)
和影子玩一玩	(25)
一个羊倌的想法	(28)
一眼泉	(30)
四次进入同一个大院子的人	(34)
七个小板凳	(38)
颂 诗	(41)
长 臂	(45)
王二那张嘴	(47)
海 滩	(50)
出 息	(52)
马尾掸子	(56)
寻找那棵胡杨树	(60)
探 亲	(62)
三磅竹壳热水瓶	(64)

门帘子	(67)
青藏高原	(70)
卖金鱼的老太婆	(73)
小石堆	(76)
飞翔的感觉	(79)
圆 饼	(82)
会唱歌的果实	(85)
蜘 蛛	(88)
古陶罐	(90)
我的小青羊	(92)
山 子	(94)
足 迹	(96)
爱之树	(98)
走 法	(100)
驼 背	(102)
火 驹	(104)
我的小径	(106)
南瓜记	(109)
森林小站	(112)
启蒙教育	(114)
重返肉骨头	(118)
圣诞礼物	(120)
腹 泻	(123)
变	(126)
策 划	(129)
疯狂的旋转	(132)
能说话的那堵墙	(134)
狂腿表演	(137)

蘑菇舞	(141)
空 白	(144)
来自一只看门狗的求助信	(147)
孝 顺	(149)
卧 底	(152)
蜗牛行动	(155)
第一个无语周	(158)
紧 缩	(161)
哭, 哭吧	(165)
另一间屋子	(168)
惠子不是狗	(171)
收购烦恼	(174)
消 失	(177)
老房子	(180)
泥土! 泥土	(183)
一片白云	(186)
小山的分量	(188)
第一堂地理课	(190)
羚羊寻父	(193)
享受错误	(196)
小男孩	(199)
无尽的蚕丝	(201)
呼 唤	(203)
摆 渡	(205)
桂花巷	(209)
马大嫂忙碌的一天	(214)
三岔口	(217)
扫帚星	(220)

送给你一束沙枣花	(223)
淘气的狮山	(226)
铜 钟	(229)

太阳出来喜洋洋

清晨，春华起来的第一件事是眺望地平线尽头那个太阳升起的地方。这之前，他会撒出积了一夜的尿，那尿很有力，把干燥的浮土钻出一个洞。接着他站在马厩前边涝坝的土坡上，望着东方的地平线。

我很好奇，试着站在他站过的位子，那个高坡处（挖涝坝挖出的泥土堆出的土坡），视线越过连队的土坯房，再前边，是波浪一样起伏的沙漠，再往远，沙漠成了条线，太阳会打地平线拱出来，好像一团火跳跃出了沙漠。

我看不出有什么稀罕。可是，春华说：你能不能看出？

我就唱那支“太阳出来喽，喜洋洋喽……”来应答他。其实，我并不“喜洋洋”，反正，那个时间，太阳准会升起。

春华说：你看不出吧？是我把太阳看得升出来了。

我说：你不看，太阳就不出来了？

春华说：太阳不出来，农场就没法干活，马就不能拉车，黑咕隆咚，干不成事。

我把春华的事告诉我爸爸。爸爸说：春华是个傻子，你别听他胡扯。

爸爸派春华的活儿，春华绝不偷懒，起马厩的粪，给马饮水，到了时间，春华像踏着钟点一样去干。

春华还是照样站在土坡上望太阳升起，他得等到太阳完全跳出地平线

了，才回到马厩，似乎担心他不去望了太阳会掉下去。有时候，天阴，看不清太阳，他会说他昨晚没睡好，太阳也犯困。有时候，连队的小孩（我的小伙伴）用石头掷他，偏偏那天起沙暴，他会说你们打我，太阳就罚你们了。反正，他以为太阳因为他而升起。这一点，他很得意。说起太阳，好像是他强大的后盾，一副自豪的样子。

春华有点傻。据说，小时候，发高烧，连续烧了好几天，把脑袋瓜烧傻了。我看他，半傻不傻、半呆不呆，有时跑到傻这边，有时蹿到不傻那边，有时停在中间地带。看见两个对象，他不傻。一个是看见漂亮姑娘，他会赶过去，痴痴地看，眼珠子也不动，还绽出一脸的笑容。我娘就会说我哥（28岁了），人家春华见了姑娘都猴急的样子，你咋没一点感觉？

娘替我哥着急、发愁。我哥说：再唠叨，我就走了哦。

另一个是，春华望着太阳不傻，他好像第一次看见太阳那样，嘴里还学着我唱的“喜洋洋”的歌，替太阳伴奏。好像是他召唤了阳光照耀绿洲。

不过，有一回，春华真的要惩罚一下副业队了。起因是我哥。我哥谈了个对象，我娘乐得不得了，碰见连里的人就说。我哥带着对象来我家，春华不知什么时候也来了，他站在门口，痴呆呆地望着我哥的女朋友，眼也舍不得眨巴。

我哥的女朋友被春华看得害羞了，红了脸，低了头。我哥来了气，好像春华侵犯了他。我哥冲上去打了春华一耳光，说，你看啥看，你想占我便宜呐。

我哥也会吃醋。我还不解气，约了两个小伙伴去马厩，在苜蓿垛，狠狠地揍了春华一顿，教训他别乱骚情。

爸爸赶来护春华，劈头盖脑地扇我，爸爸的巴掌很厉害，我连忙躲。爸爸说：你们这些欺软怕硬的小不拉子，他看看又不会把你嫂子看走，你这脑袋里一定灌进了沙子。

春华像一个受委屈的小孩一样哭鼻子了，都二十七八了，还跟小孩一样哭，哭得鼻涕像粉条丝一样拖挂着。爸爸像哄小孩一样哄他。

第二天，春华碰见我，还是害怕的样子，隔了十几步，他说：我要惩罚你们。

我说：来呀，我可不怕。

他说：你瞧着吧，我一走，太阳就不出来了。

我说：你走，碍我们啥事？

我想春华说说气话罢了。中午的时候，爸爸问我：你看没看见春华？

我就说了早晨春华对我说的话。涝坝、果园、菜地，我和爸爸都找过了，没见春华的踪影。爸爸说，要是春华有个三长两短，看我不揍扁你。

春华是不是借我爸的手来惩罚我？难道他蹿到不傻这边了？反正，我得找回他。春华没了爹没了娘（据说是农场有个职工在路边捡的他），我去了运输连，司机大老陈当年捡到的他。

果然，春华在大老陈叔叔家，只是大老陈跑长途去吐鲁番车站装货去了。

阿姨（大老陈的老婆）告诉我，春华还长着生瓜蛋似的脑袋。春华以为他把太阳带到运输连的地盘来了，他来运输连，早晨望着太阳升起，他以为副业队就在黑暗里了，他奇怪运输连的职工没有表现出惊喜，好像这之前运输连没享受阳光。他又是喊又是跳，面对太阳，他想引起人们的注意。阿姨替他发愁。

我和爸爸陪着春华返回副业队的马厰。春华以为太阳跟他一起回到了副业队，已经惩罚过我们了，扯平了。他好像忘记了我揍他的事。早晨，他照常望着太阳升起，他已哼熟了我唱的那首“喜洋洋”的歌。

以前，他一遍一遍地声称他把太阳看得升起，到底相信他，还是相信爹，我有点疑惑不定。他去运输连那两天，我看见太阳照常升起，他不在，太阳还是照常升起。我明确了一件事，太阳照常升起，跟他在不在没关系。

出售光环

艾城这位不眠者突然发现一个情况：众多的追慕者、监督者关注起他的头了。确切地说，是关注头的上方而不是实体的头。好像他的头周围有什么新奇的东西。这一点，他从人们的目光中可以辨别出来。

不眠者有了经纪人——一位可人的姑娘，他能感觉到他和她的关系正朝着婚姻的方向发展。姑娘承担了他演出、生活等事务，当然包括收取门票、安排来访。

不眠者问：这几天，观众的眼光怪怪的，看见什么了？

经纪人说：你头顶出现了神奇的气象。

不眠者说：什么气象？

经纪人说：怎么描述呢？像山峰环绕的云雾，像地球的大气层，像太阳周围绕的行星。

不眠者站到镜子前边，仔细端详，说：我怎么看不到？

经纪人说：人们都发现了，你看不出？它增加了你的神圣，我断定它就是人们所说的光环。

艾城资深记者撰写的人物专访刊出后，不眠者得意地细读着变成铅字的他创造的奇迹，那一刻，端来咖啡的经纪人告诉他：你的头顶已云遮雾罩了。

不眠者立刻悟出：光环与他的名声相关。他想像那光环类似古装戏皇

帝出行时御驾的华盖。那是一种象征。

光环很不稳定，碰上不顺心的时候，据经纪人描述：光环淡去。有一天，闻名遐迩的策划大师滕刚突然登门拜访，不眠者受宠若惊。交谈过程中，滕刚的目光不是看着他而是停留在他的头顶。他认为：连滕刚也专程来拜访他，可见他的地位相当重要了。

不眠者还就失眠问题跟滕刚进行了探讨。滕刚有失眠史。滕刚告辞后，不眠者总觉得滕刚有什么事没说出来。

经纪人对不眠者描述，滕刚的光临，不眠者头顶的光环十分可观。不眠者遗憾别人都能看见我的光环，唯独自己看不见。

三天后，经纪人转达了滕刚的创意：出售光环，人人分享。

这时，不眠者获悉，那些不眠者的追慕者、监督者对他的不眠表演已失去了兴致（他的不眠表演已形成模式），他周围仍聚焦着那么多观众，是因为人们冲着他的光环而来。

经纪人说：艾城居民都想快速出名，荣誉和名气是艾城居民向往的东西，谁不想自己头顶有光环呢？

不眠者说：那玩意儿我自己至今也没见识到，怎么出售？

经纪人说：滕刚来拜访，其实是来考察，他已找到了出售光环的方式。

不眠者说：怪不得他出神地盯住我的头顶呢。

经纪人说：不眠表演的吸引力在衰退，我们必须转入新的领域，滕刚的慧眼发现了光环这个新产品新商机，它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。

不眠者说：我还设想在不眠表演中加入其他元素。

经纪人说：可它还是不眠表演，就如同戏曲的衰退不可挽救，电视已沉着地取代了它。

不眠者的情绪低落起来。

经纪人拿出盛装光环的盒子，说：你要振作，否则，光环会淡去。

按照滕刚的策划，每天只出售一百零一个光环盒。限额销售，无疑刺激了艾城居民的购买欲望。地点设在他住房的门口，他站在光环盒前，吆

喝着经纪人拟定的广告词：最新的光环，现在出售，正宗新鲜，我的光环将给你带来荣耀。

确实，在顾客踊跃的购买和热情的赞赏中，他头顶的光环像一圈圈祥云，旋转，加浓。一个星期后，他创造了一天出售一千零一个光环盒的佳绩。不眠的夜晚，经纪人加紧采集他头顶的光环。整个屋子，堆积起光环盒。

一千零一个是个销售最高记录，由此，开始滑坡，回落到一百零一个时，他几乎没坐的地方了，屋内充塞着储存的光环盒。他想象人们的赞美，但销售数量仍在下滑。有一天，只售出了一个光环盒，他只能坐在门口了。

经纪人令人心碎的消息：那些购了光环盒的顾客，已受人关注，就是说，原来集中在他头顶的目光，已分散转移，仿佛人们剥夺了他的荣誉。据说，那些购了光环盒的人，也煞有介事地打出他的牌子，公然出售光环——他们也在生产光环。

不眠者说：大家都出名了，等于谁也出不了名了，人人都是我，我什么也不是了。

一天，经纪人与他解除了协议，她说：我该离开你了。

不眠者感到自己被抛弃了。他说：为啥？

姑娘说：你头顶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了。

不眠者说：没有？它有过吗？你们都看见过，我始终没看见过，我要把所有的光环回收回来。

姑娘说：可能吗？一旦出售，就不属于你了。

当晚，一阵睡意席卷而来，不眠者度过了漫长的不眠的日子，实在过于疲倦，倒头就睡了，甚至打起了呼噜（他曾嫉妒过别人的呼噜）。这样，他睡掉了不眠者的荣誉。

婴儿车

农场场部供销科刘希祥结婚 5 年，其妻武盼儿的肚子还没啥动静。刘希祥常年在外面跑，一次，他在乌鲁木齐带回一部婴儿车，有四个小轮子，一个遮阳棚。傍晚，武盼儿就推着婴儿车在场部灯光球场散步，那时，农场还是第一次出现这玩意儿，人们以为武盼儿终于盼出了孩子，可是，车棚里，是个玩具娃娃。

人们观察武盼儿的腹部，并没有怀孕的迹象。不过，武盼儿像是真的推着活生生的孩子那样。那部婴儿车，似乎等候着未来的孩子来乘，她只不过是排练。她是农场文艺宣传队的一名舞蹈演员，没当过主角，却有着春风拂柳枝般的身材。有人说：那身材不是造孩子的而是天生的一个舞蹈胚子。

武盼儿像是婴儿车内坐着她的孩子那样，有时说：好了，妈推你回家吧，天要黑了。或者说：起风了，我们回家，别伤风了。她还会向玩具娃娃介绍沿途的风景。甚至，她还给玩具娃娃买些个玩具，小飞机呀，拨浪鼓呀。有时，拨浪鼓发出响声，她会高兴地说：真乖！

小男孩嫉妒那个玩具娃娃。只是武盼儿没察觉。

人们就可怜武盼儿，怪老是出差的刘希祥：错过了播种时机，让一片绿洲荒芜了。

武盼儿推婴儿车，成了傍晚场部的一道风景。只是，她没察觉，有个

好奇的小男孩已经打起婴儿车的主意了。他总是远远地观察着武盼儿的行踪，或躲在沙枣树林里，或站在篮球架后边。不过，有一回，他故意用脚绊了一下车轮。

武盼儿说：你这么莽撞，小心吓住了我的孩子。

这是一次试探。小男孩知道武盼儿相当警惕，他得等待时机。有的是时间。人们知道，小男孩的父母离异了，他的母亲又嫁了个男人，男人对他很粗暴，动不动就揍他，因为，小男孩的母亲给男人生了一个女孩。他回不回家，没人操心，他像个野孩子一样到处游荡。当然，惹了祸，必定挨后爹的揍。似乎他只会惹麻烦。他的头发，像沙漠里的碱草，身上还散发尿、汗混杂的气味。

小男孩盯住了婴儿车，那么漂亮的婴儿车。他似乎想坐在里边，有人——武盼儿推着他。可是，武盼儿那警惕，还有点嫌弃的目光，怎么跟他娘他爹类似？

于是，那天，武盼儿打厕所出来，发现门口放婴儿车的地方空了，就喊：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呢？

武盼儿仅仅是入厕小解。这是农场唯一的一部婴儿车，偷去了也不能公开使用。武盼儿四处张望，短暂的时间，婴儿车（她的孩子）怎么跑得出这个范围？

起风了。傍晚，沙漠时常刮来携带着沙尘的风，似乎沙漠在向绿洲显示它的存在。武盼儿以为风沙遮盖了婴儿车的去向。她焦急地哭着喊着。

闻声出现了一些人（反正都闲着），难得有这样的事来刺激枯燥的生活。武盼儿几次向不断增加的人们复述她的孩子失踪的事儿。人们附和她的话：孩子不会走，能去哪儿呢？

很快，议论的焦点集中在了那个小男孩。过去的所有细节都显示出了意向——小男孩的预谋。没人跟小男孩玩耍，小男孩大概看中了你的孩子。

武盼儿懊悔：不该上厕所，憋一憋就过去了。有人说：一旦被盯住，你咋也避不了。大家分头替武盼儿寻找孩子（婴儿车）。

风进入了绿洲，就像一个顽皮的小男孩，东奔西撞，一会儿，平地起一个小旋风，一会儿，一路扬起干燥的浮土。

夜幕降临的时候，农场场部前边的林带里，找到了婴儿车。场部楼前，一条大道，大道尽头是一座桥，过桥是一条横向的路，跨过排碱渠的桥，呈拱形。那部婴儿车就是由桥坡自然地滑过路面，进入了跟大路平行的林带。

林带里的鸟儿正在叽叽喳喳叫，像是奇怪怎么闯进来了婴儿车。车里坐着小男孩，小男孩已经睡着了，似乎好久没这样睡过觉了。他的身体蜷缩着，呈现出胎儿在母亲的胎盘里的姿态。可能婴儿车过小了，他不得不保持这个姿态。甚至，人们看见小男孩熟睡的样子，有点不忍打搅他。而且，看着看着，仿佛他的身体在缩小，缩小，趋向武盼儿期待的形象。

武盼儿似乎不知怎么办。小男孩睡觉的样子难道正是婴儿车等候的对象？

桥坡至树林的那段路，留着婴儿车滑行的印迹。风正忙着消除那印痕。树林响应风的鼓动，喧哗起来。手电筒的光柱，惊飞了栖身的鸟儿，鸟儿惊叫着冲进夜空，消失在夜色里。小男孩沉浸在无梦的梦里，那里，如同沙漠。

那以后，小男孩常去武盼儿家。总有好吃的东西在迎接他。武盼儿不再推婴儿车散步了。好像小男孩跳过婴儿，一下子到达了少年。他好像在她的眼里度过了记不得的婴儿时代。

我就是那个小男孩。武盼儿后来也没生孩子。她会说：叫我娘。我固执地不叫。可我心里真想叫她娘。我在家，不叫我娘，不叫我爹。有时候，娘叫我一声爹，我不叫。他打我的狠劲儿，一点不像爹。我可能长着长着有点后悔，我曾盼着长大，可长了个儿，发现我长到了不是我期待的生活，看见那部婴儿车，我羡慕起来，想着自己坐在里边的状态，好像要返回我的出生的时刻。武盼儿不是也在期待吗？反正，我在婴儿车里睡了一觉，我想，婴儿就是那个样（我享受了一次出生的感觉）。我碰见了武盼儿，我又继续生长了。

童 谣

那个女婴诞生了，同时，她的母亲去世了。是难产，也不能算难产。

女婴的父亲有个姐姐，她叫她嬷嬷。后来，嬷嬷告诉她：你妈怀上你的时候，医生要她作选择，是要孩子，还是要她自己的命？你妈的身体不能要孩子，也就是说，不该有你。

可是，母亲决定要我。母亲说：我一定要这个孩子。母亲对父亲说：我要给你留个孩子。还说：我迟早要走，我得留个纪念。

我就是那个女婴。我生了，妈死了。有人说我克了我妈的命。后来，嬷嬷说：你父亲送走你妈，抱回一个骨灰盒。

父亲把骨灰盒抱进卧室，反锁起了门，嬷嬷呼喊、敲门，他都不出来。嬷嬷说：你父亲爱你母亲。他守着骨灰盒，不吃不喝，不声不响，连灯也不开。那是父亲的黑夜。一连三天，父亲坐在屋里，我的哭声也不能让他开门。

嬷嬷喂我牛奶、米汤。嬷嬷说：好像惩罚你一样。这能怪我？我生了，妈死了。似乎我替了妈的命。嬷嬷担心我父亲有个三长两短，就唤来儿子，撬开了门。

嬷嬷说：你父亲坐在床沿，枕头搁着你妈的骨灰盒，你父亲呆呆看着骨灰盒，那样子，像一棵树在枯萎。

嬷嬷抱着我，闯进屋子，把我放到父亲的身边。我躺在双人床上。嬷